

要让我们

谈谈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要把式卖艺，
不是误国的『清谈』和道听途说的『附和』，
而是真真实在的**热血四溅**！

杨桦◎著 新世界出版社



1911: 让我们谈谈革命

杨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11: 让我们谈谈革命 / 杨桦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04-3874-5

I. ①1… II. ①杨… III. ①辛亥革命—通俗读物 IV. ①K25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2329号

1911: 让我们谈谈革命

作 者: 杨 桦

责任编辑: 王正斌 潘星汉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郑珊珊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23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874-5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

革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
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绝望之冬；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俱升天堂，我们齐坠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

100年有多久？不久。

想象一个你周围50岁出头的人，两个他这样的人首尾相接，轻轻松松就跨过了100年。

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周围必然也有很多50岁出头的人，那些人和你的距离，轻轻松松也是100年。

你能看到的、能想到的绝大部分短发的中国男人、白话的中国散文，和你的距离断不会超过100年。

你眼前浮现的某绝世美女的照片、某壮烈战场的记录、某棵树、某间房、某故居、某遗像，出不去100年。

但是100年前，当年所有活着的人，如今几乎都不存在了。

那些传奇，那些爱恋，那些慷慨就义，那些阴谋诡计，那些雄心壮

志，那些机缘巧合，如今读起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种种精彩纷呈，一切都已结束。

100年前的中国还没有马路。路人或推或赶着种种今人看来奇怪构造的小车往来穿梭，街上间或有牛马驴骡，偶尔也会有抬轿经过，遇上特别日子中的特别人物，还会有鸣锣开道，卫兵把守。

100年前的中国还有皇帝，处于几层红墙绿瓦之中，官员觐见要山呼万岁，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在偌大宫殿的最中央，有一人在朝纲独断。

我们通常感慨岁月蹉跎，并不是真的因为岁月流逝，而是因为岁月之中改变太多，熟悉的都陌生，陌生的都毁灭。倘有一人可从那时穿越至今，不会相信自己依然身处这颗他原来生活的地球上。

而今天种种精彩、种种奇闻、种种匪夷所思、种种莫名其妙，与当年种种壮烈、种种浪漫、种种牺牲、种种伟大，是否有某种关联？

我相信每个人最可贵的，是心怀希望；最可怕的，是心无生机。

在历史的舞台上，你所做的、未做的、将做的、能做的、不能做的，被种种外力锁定，你就像导演安排下的演员，在某幕某场某个镜头之下必须出现，必须完成一定的使命。

可以掌控的是你的演技，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你会因此被判定功高还是功低。

但是剧本早已写就，你的结局已定，你跳不出荧幕，跳不出剧本，跳不出你的身份——演员。

胜利者可能一无所获，失败者可能满载而归。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明知不可为，明知为之不可，明知为之则无可为，我依然前行。因若非此，我则枉度此生。

“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

所谓强者，非体格强健之人、非才智超群之人、非位高权重之人，而是在历经种种落寞腐朽之后，仍坚守内心一片净土的人。无论世界多么纷

纷扰扰吵吵闹闹，强者总是矢志不渝，且求心安。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悲哀是吧，落寞是吧，失败是吧，失望是吧，是，全是，但唯有一点不是——心不死。

心不死，身死何惧？

我相信无论文化背景、成长经历有多迥异，信仰对于人类来说，其力量都是无穷的。为了自己坚持的事、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为了自己向往的明天——对或不对，奋勇向前！

So，我们看到一群又一群人，在这区区百年之中粉墨登场，振臂高呼，或志同道合，或狼狈为奸，或大义凛然，或跳梁而过。

从未有任何一个百年，能与1911后的这100年相提并论。

鲜活的奋斗、浪漫的爱情、牺牲的生命、狡诈的阴谋、得意的狂放、失意的落寞在这100年的时间里萦绕不断，徘徊不已。

一切的一切，从未注定，永不终结。

序 \ 革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 005

帝国的才俊成了革命者

帝国需要的才俊却想“革”帝国之“命” \ 002

为什么要革命 \ 003

“为有情人能继续恩爱下去，我必须赴死” \ 006

老百姓不知道“革命军”是干啥的 \ 008

一个大人物都没有的起义 \ 011

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

总是被忽略的黄兴 \ 016

黄氏三百年的祖训：绝不入仕满清 \ 017

黄兴赶上了大规模“出国潮” \ 019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 021

革命者的付出超出你的想象 \ 024

黄兴过30岁“大寿”：英雄聚义 \ 027

“宪政之父”宋教仁 \ 030

没有人生来就是革命的

- 孙中山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 \ 034
- 维新变法是怎么回事 \ 036
- 康、梁寄希望于18岁的小皇帝? \ 039
- 史上最牛“富二代”：谭嗣同公子 \ 044
- 少年孙文的曲折人生 \ 047
- 革命，想想都头大 \ 053
- 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干革命 \ 057
- 孙文君已死，孙中山已生 \ 061

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

- “高考落榜生”袁世凯的人生突破口 \ 072
- “天下观”，就是与西洋的差距 \ 075
- 朝鲜要乱！朝鲜不能乱！ \ 077
- 小站练兵，袁世凯成了“实力派”！ \ 084
- 大清10年改革成效显著 \ 088
- 像曹操一样崛起 \ 093

革命党人的春天

-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被大清抓住了 \ 100
- 13天，从“乱臣贼子”变成“民主斗士” \ 104
- 就靠“黑帮”搞革命? \ 107
- 我也是个革命者 \ 110
- 当孙中山遇到黄兴 \ 113
- 不同盟的“同盟会” \ 118
- 辛亥革命前的“十大起义” \ 120
- 黄花岗，与清廷决一死战！ \ 127

立宪，还是革命？

立宪难，难于上青天 \ 132

立宪派抛弃了大清朝 \ 136

武昌起义中的“男人帮” \ 139

导火索：四川修铁路的钱是朝廷的！ \ 142

“造反，就造反！” \ 145

武昌之变

形势：革命军没有一个指挥官！ \ 152

谣传：总督从后院钻洞，连夜逃跑了！ \ 156

怎么办？先拉个有名望的人当首长！ \ 162

黎协统是个老实人，但不是闲人 \ 167

“黎元洪，再与革命作对，就让你吃子弹！” \ 170

清廷末路

镇压革命的，是“可爱”的荫昌 \ 178

未来的孙总统正漂泊在外 \ 185

袁世凯看着南方，一点也不着急 \ 189

汪精卫刺杀载沣 \ 192

袁世凯与汪精卫密会 \ 197

革命就这么回事？！

武昌抵挡不住北洋军了？ \ 204

黄兴VS袁世凯，谁能取胜？ \ 207

湖北军政府：坚守武昌，城亡人亡！ \ 212

袁世凯：我“摇”的是清朝这棵“大树”！ \ 217

南北第一次和谈：流产 \ 220

谁都想做中央

“江浙势力”崛起 \ 226

武昌：我是中央 \ 229

上海：我才是中央 \ 234

关键时刻，黄兴退缩了 \ 237

大清朝让位于中华民国

孙中山终于回来了 \ 242

“南北和谈”背后还有一场“秘密和谈” \ 244

赵凤昌，南方革命派的幕后推手 \ 249

孙中山要建专制政府？宋教仁怒了！ \ 252

孙中山很清楚，不能让位给袁世凯 \ 256

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良弼之死 \ 265

民国：诞生还是覆灭？ \ 269

我是中央
我才是中央

少年孙文的曲折人生

大清年改革成效显苦

汪精卫密会

孙中山终于回来了

汪精卫刺

1911

让我们谈谈革命

当孙中山遇到袁世凯

个有名望的
超出你的想象

帝国的才俊成了革命者

进入陆荣廷

武昌起义中的“男大当

优越的生活

孙中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物

革命，想想他为大义

四川彭德怀的世袭朝廷

为什么要革命

大人物都没有的起义

小站练兵，袁世凯成了
大清最后一根稻草，民殇之死

个指挥官

朝鲜要乱，朝鲜不能乱！

此为试读“造反，就造反！”

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帝国需要的才俊却想“革”帝国之“命”

这位年轻男子应该还算面容清秀。

浓眉大眼，隆鼻瘦颊，立领学士服，留圆寸。帅！

此君，名林觉民，福建闽侯人。生于1887年，卒于1911年。

君之生，恰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君之死，却死在大风暴之前夜。

在他的同辈人中，却鲜有如此少年英雄之人物——他只活了24年。

我们看下他简单的年谱：

1887年，出生。

1901年（14岁），考入全闽大学堂，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史载“性诙谐，涉口成趣，一座倾倒”。

1905年（18岁），回乡与陈意映结婚。陈意映——请记住这个名字。

1907年（20岁），去日本留学，专攻日语。初到日本乃是自费，第二年转为官费生，入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兼习英文、德文。此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

1911年（24岁）春，林觉民辗转得知黄兴、赵声等在香港建立统筹部，筹划广州起义，遂转赴香港。后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

1911年4月27日，经密集策划，陈更新等率福建志士进入广州，准备发动起义。下午5时30分，林觉民等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纵火焚烧督署。战况激烈，冲出督署后，又转攻督练所，途中与清巡防营大队人马相遇，展开激烈巷战。林觉民受伤，力尽被俘。后被处死。

此役，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之役。

这是一个帝国需要的才俊。假设可以穿越，我们大可把自己与他相比：

你出生时，需要母亲、父亲、亲人各种帮助救济，艰难地活在世上。这时的你和林君没有区别。

7岁，你进入小学；林君入私塾。学到的都是基础常识类，意在让人知书达理，形式上你会比他先进一些，本质上没有大区别。

14岁，你在中学。此刻你们的人生轨迹开始有所区别。你的时代是一个看起

来欣欣向荣的时代——21世纪初；他的时代是一个看起来破败不一的时代——20世纪初。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电影，讲的是两个相隔100年的日本男女相恋最终分开的故事——这在中国绝不可能发生：即便你有欲望去和100年前的人轰轰烈烈，100年前的人也无意搭理你，他所处的时代已经糟心之极，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与你演绎浪漫传奇？

你的14岁必定是异彩纷呈的。你可以去暗恋、明恋、三角恋，上课玩手机发短信，下课泡网吧，晚上逛夜店——青春，燃烧吧；你也可以选择安心念书，成绩够好的话不久之后你会上重点高中，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你的所谓烦恼，都是自己寻来的消遣，想丢弃就可以丢弃——过几年，你会觉得此时的烦恼充满小资情调，同时你会转向更加小资情调的消遣或调情——青春，多么美好。

而林君的14岁，1901年——如果你的历史够好，你会知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正是“庚子国变”后一年。京城的老佛爷加少皇帝“胜利还京”还没有多久，种种“亲善”条约就接踵而至。“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这就是林君正在做的事情。

18岁，你高考结束了。前路如何？是痛苦，是幸福？目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几乎得到了成年的证明，然后可以好好放纵了，你自由了，你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想到这里你看了一下这一年的林君，发现他“结婚”，呵呵。

20岁，林君东渡求学。其实在那个年代和现在一样，能出国的要么是成绩出类拔萃得好，要么是有钱有关系。林君的出国，作为一个富二代、成绩好、有人有关系，又赶上国家大力需要各项人才的时期，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当时我国的头号反动、反政府组织——同盟会。

24岁，他在考虑——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这个词，至今被提了无数次，以至于很多人往往不知这两个字有多沉重——这里说的“沉重”，针对的是情感上的负重感，而非学理上的深究。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卦·彖传》

据说这是中文里关于“革命”二字最早最正统的起源。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充满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使命感与宿命感，神乎其神，玄之又玄。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某网站百科

但是，为什么要革命？

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在潜意识里提醒自己：人要好好活，因为会死很久。

之所以会去革命，理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有的人是被迫。这世界上总有人会穷途末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人事上的，因缘际会，种种巧合。《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这种类型。作者既想突出这些英雄人物的侠肝义胆，又不想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早有预谋沦为乱臣贼子，所以一个一个都是梦中奇缘般地落草为寇。实在编不出来了，就用英雄们的家事做文章，搞得似乎每个英雄背后都有一个惹事的女人似的。

林冲，因为老婆。

武松，因为嫂嫂。

卢俊义，因为老婆。

宋江，送无数人上梁山，侠肝义胆，最后也因为老婆。当然，宋江自己不知怜香惜玉是主因。

——这样的情节，无疑是对女性的大不敬。

最倒霉的是杨志。运石头，船翻了；运礼品，被劫了；卖刀，被坑了。最后自杀，也没如愿——被救了。

得了，上山吧。

当然在100年前这种人也不少。赶上乱世，平时没什么事游手好闲或者穷途末路的人，终于碰上了这个时候，公报私仇，弄不好光宗耀祖、封王封侯，何乐而不为？

但这不是革命者，断然不是！

还有一些人，是心怀异志已久。

注意，是心怀异志，不是心怀大志。

此等可举项羽——“大丈夫生当如此”，或者曹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他们平日里受种种限制——机遇、人脉、学历等等，自诩不可大展身手，又不甘寂寞此生；日思夜想的乃是：逢此乱世，一朝万人之上，壮烈此生。所谓“盖唯恐天下不乱者是也”。

无须讳言，这是英雄的一个重要流派——从单枪匹马到执掌乾坤，靠的多是精密细致的推演而非许三多式的误打误撞。世之豪杰，一向百年难逢。

但是，在他们眼中重要的只是展示自己毕生的丰功伟绩，至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等等，他们一概忽略。

当有朝一日成为万人之上，乾坤独断，国脉独享，社会资源的分配权被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时，这些人必然与前人无异。因为他们所遵循的，仍然是无限轮回的帝王兴衰规律。

还有一种人，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怜悯之心。

什么叫怜悯？

怜悯不是滥情。当你坐在3D影院，被一部温情脉脉、跌宕起伏而又唯美的爱情电影感动得痛哭流涕时，对不起，这叫配合。

怜悯不是同情。当你过上一种足以自豪的生活，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地位，这时你面前经过一个乞丐，你阔气地掏出100元大钞，同时对你的孩子说，人不能只顾自己。对不起，这叫装。

真正的怜悯，是无论你身处高位，万人之上，还是微不足道，穷途末路，你始终牵挂着一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或事。而且你从不计较这些人或事是否会来感激你。你之所以会这样做，会这样神经、这样执著，只是因为，你的良心告诉你：应该这样做。

其实这一切的发生自然而然，并未有人从一开始即打算动荡一生，并未有人一出发便料到无法返航，只是到了那一步，走到那一天，遇到那一刻，便再无选择。在这时，进一步，你就是英雄；退一步，你与我们一样平凡。

而林君的选择是，进这一步。

“为有情人能继续恩爱下去，我必须赴死”

再回到林觉民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家郎咸平。这两个人好像没什么关系。

郎咸平，著名经济学家，因为充满激情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广受欢迎。

2005年12月21日，郎咸平先生在清华大学举行演讲，800张入场券，不到两个小时就一抢而空。

自由提问环节，一个女生举手提问：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

郎咸平说：“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作林觉民。”

郎咸平又说：“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

“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此即为诠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终极版本。

林觉民的《与妻书》，相信即便是朗诵名家，亦断不敢大声诵读，因为如果想要真正地理解一篇文章，并受文章内容感染，那么感染你的，必定不是文章的字词句段，而是文章背后作者的心灵。诵读这样一篇文章，你要做到的是与文章背后的作者心灵相通。倘若与他心灵相通，则情感融会，就会像“乾坤大挪移”一样，一股脑儿地堆积在你这里。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我相信再相爱的情侣看到字里行间表露出的这样炽烈的情感，都会自愧不如。

什么叫爱情？诠释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爱，一定要“为了在一起”，但不一定“一定在一起”。林觉民和他的妻子陈意映这样的爱情，百年才有一次。

若干年后，有一首叫《诀别》的歌，是这样写他们的：

当我回首我的梦，
我不得不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难的追寻和遗弃，
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在开始，
却只能停在开始。
把缱绻了一时，
当作被爱了一世，
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
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地离去。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事败，林觉民被捕。

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问题，慷慨陈词，满庭震动。

当然，你可以认为满庭震动是因为能听懂他话语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无异议。

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总督再三相劝之下林觉民都毫不服软，张总督最终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于是下令处死。

林英雄殉国时，年仅24岁。

两广总督张鸣岐感慨不已：

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的。一个人心